



漢陰文稿天

附錄
年譜上

~16
2358
7



和
2358
97

漢陰先生文稿附錄總目



卷一

年譜上

卷二

年譜下

卷三

墓誌

行狀

諡狀

神道碑

漢會先生文高
付錄 總目

本傳

遺事

補遺

卷四

教書

批旨

賜祭文

祭文

挽詞

告由文



漢陰先生文稿附錄卷一

年譜^上

皇明世宗皇帝嘉靖四十年^我明宗大^{王十七年}辛酉二月

十二日巳時公生于漢陽之南部誠明坊外第

生有異質沉毅淳謹不妄遊戲

四十一年壬戌^{公二}歲

四十二年癸亥^{公三}歲

四十三年甲子^{公四}歲

四十四年乙丑^{公五}歲

四十五年丙寅^{公六}歲

先是公考知事公寓居尚州之化寧公隨往焉一日卜者咸忠憲過見公曰命數極好四十前當入閣須速往京城教養成知事公即攜公上京卜居桃楮洞

穆宗皇帝隆慶元年丁卯公七歲

二年我宣祖大王元年戊辰公八歲始讀小學

請先受元亨利貞之義知事公曰此義深奧非幼兒所能曉公曰讀書必先詳其義乃知意味強請解說知事公大奇之

三年己巳公九歲

四年庚午公十歲

五年辛未公十一歲

讀書隣家有盆竹枯死呼韻命賦公即成一絕有恰似離騷澤畔人之句滿座閣筆○自髫鬣時文藝夙成與隣兒戲嬉喜怒不形口不出妄語同遊諸兒不敢以戲語慢之年纔十餘行步言語已如成人端坐終日莊重自持深沉有量德器早成人皆呼以總角政丞

六年壬申公十二歲

表策序記諸作詞圓意暢長篇大作信手滔滔

神宗皇帝萬曆元年癸酉公十三歲

二年甲戌公十四歲春從舅氏柳相國讀書于抱川

柳公家在抱川楊蓬萊士彥兄弟士彥弟楓皋士俊竹齋士奇俱

以文章筆過見公大奇之攜公遊永平牛頭淵命

世茂松小說稱永平錦水潭蓬萊先唱一律公即和曰野濶暮

光薄水明山影多綠陰白烟起芳草兩三家仍唱

和數十首愈出愈佳蓬萊大驚曰君我師也非我

敵也遂手書四句刻之錦水溪石至今宛然茂松小說

以此詩為公十歲作而從碑誌編于是歲

受業于尹知事又新之門

與李延平貴朴監司慶新兄弟朴公兄掌令慶尹先弟郡守慶浚

龍陽暹尹知事子也壬辰殉節號果齋同學

三年乙亥公十五歲

四年丙子公十六歲送李延平貴赴尙州

公以詩餞之有因君反起松楸戀之句蓋尙州以

公舊鄉也

五年丁丑公十七歲冬聘夫人韓山李氏

領議政鵝城府院君山海女右叅贊趙貞簡公彥

秀外孫也土亭李公之菡即鵝城公之叔父而大

有藻鑑路見公知為國器歸語鵝城勸令妻之

六年戊寅

公十歲

秋中監試兩解

生員試居首進士試第三

始與白沙李相國恒福定交

七年己卯

公十歲

八年庚辰

公二十歲

三月登祔

廟別試乙科第一人

所對財用任人策入震英粹語○公製居魁一考

官公同開人也以妙年居魁為不幸降置第二是

歲白沙公登謁聖科公族兄溪隱廷立

後封廣林君

與

公同榜俱以才學見重時人稱以庚辰三李○本

傳申象村欽撰

曰李某庚辰及第符彩濯濯如祥鸞瑞

鳳觀者屬目纔釋褐已有公輔之望

分隸承文院補權知副正字

九年辛巳

公二十一歲

正月長男如圭生○被選翰院

時公以鵝溪及柳相親嫌不得應講柳相嘗於筵

中啓曰臣甥李某才望俱出臣右而以臣之故久

妨史官之路請遞臣職 上笑曰予素知李德馨

之才終可大用而大臣不可輕遞

十年壬午

公二十二歲

以製述官隨詔使王敬民于漢江

給事中王公

號傲吾

與翰林編修黃洪憲奉皇嗣誕

生詔出來舟遊漢江公以製述官從有李鍾峰春

芳者王公之客也與公語深服之言于王公曰李
某天下大器也王公謂舌人曰聞東國有李某者
願一見之公辭以禮無私覲王公即贈一絕其敘
曰吾友鍾峰李公偶晤李吉士於漢江舟中稱其
風度氣象遠超凡羣德器和粹終必遠到余雖未
獲相接書此以贈以為神交焉其詩曰才高李白
元供奉年少終軍更棄繻百代聲華君無忝通衢
千里見神駒

六月被選講綱目

上嘗謂大提學李珥曰予將講綱目預選才臣俾

專講讀以備顧問李公乃以公及奉教李恒福檢
閱吳億齡修撰李廷立奉教李榮未幾榮歿以五
人選進 上各賜御府秘藏綱目教曰此人等凡
吏文漢語試射諸藝一併許免俾專文學一時榮
之

十一年癸未公二十 陞承文院著作

春有北虜之變公以事變注書從仕屢月筆翰如
飛記注甚詳見者稱嘖政院以病啓遞 上曰此
時非此人不可特命調理察任公歷撰亂中事蹟
以進 上稱獎不已特令書進 御覽題目

漢陽先生集卷一 附錄卷一
被選湖堂繼錄玉堂拜弘文館正字

上既選才臣繼錄玉堂書堂之選栗谷李公方主是選而公與白沙公俱當應選有一宰夜訪栗谷屏人謂曰兩李果人望然未諳意向不可輕薦致壞時事栗谷曰二人聲譽方盛何可蔽賢且薦人貴得才何論意向其人至夜分爭之不能得

十二年甲申公二十歲春魁瑞慈臺應製 命賜廐馬及左牽

上親臨瑞慈臺設文臣庭試三箭定天山 律詩二十韻公居首命於御前賞馬自是戰藝輒冠軍人無敢爭鋒者

又嘗 命庭試同選爭道者先問政院曰明日李某又當就試占高第耶公聞之稱疾不就論者以為戰必勝攻必取固難也敵弱而韜鋒退舍為尤難也

陞弘文館博士

公與白沙公伴直 上出通鑑二帙命二公各書題目以進仍賞賜酒饌縑帛後又伴直出綱目一帙獨令公書進白沙公每日當時愧怍久不可忘
○一說嘗於前席 命公書綱目題面初寫以進上以為筆畫似澀命賜卮酒更寫進 上曰果勝

矣自是每寫一卷輒賜一卮至盡帙皆然筆力愈奇舉止愈飭上大加稱賞仍命替直歸家

十三年乙酉公二十歲春陞副修撰○拜平安道御史

出巡諸邑旋即復命○拜司諫院正言尋遞拜副

校理○九月第二男如璧生

十四年丙戌公二十六歲薦拜吏曹佐郎

十五年丁亥公二十七歲拜校理上疏乞解職卒業遞授

成均館直講

公以仕宦妨學欲為就閒讀書乞解館職上嘉力學之志命換閒局賜暇湖堂令專意讀書

十六年戊子公二十八歲復拜校理○乞服省觀于安峽

縣

知事公時任安峽也

陞吏曹正郎差宣慰使承召還朝

倭使玄蘇平義智來聘日本絕和久至于丁亥馬島橘康廣始來請通信朝

廷不許故玄蘇等更來請使該曹循例差出宣慰使上還下

其望曰倭使接待機關甚重且聞倭使能文云自

古宣慰之任必如金安國蘇世讓等人差遣今書

堂官員中有文才可合人極擇以送該曹以公應

命上特命陞吏曹正郎使之乘駟上來國朝寶鑑日吏

曹正郎李某為宣慰使備接入京義智驚悍他倭畏服俯伏膝行不敢仰視久留東平館必邀信使俱與

南下東萊接備倭使

到東萊四日玄蘇等出來設宴接見從容談話以書相答製詩酬酢凡千施措咸得其宜倭使望其儀表灑然起敬

十七年己丑公二十九歲春與倭使入京夏還下東萊

玄蘇等入京請報聘甚力語多不遜朝廷深以為難公與禮判柳公成龍商議以圖善處因偕倭使還下東萊一日於宴席從容正色曰交隣脩好舍

信義無適兩國本以信義為重日者爾國挾我亡

虜沙火同憑陵我邊郵係虜我民人全羅道海邊民沙火同漂

到日本五島誘倭入寇歲為邊患爾國莫之禁信義安在刷還叛

民然後可以議通信義智曰此却不難乃留釜山遣平調信歸報其國悉捕朝鮮人之在國中者以

來

歷尙州省祖妣金氏墓

與金沙潭弘敏兄弟沙潭尙州人官典翰壬辰舉義兵後與公并享近岳院

及本州牧尹達村國馨遊北溪有詩

秋七月復與倭使入京

日本刷還我人金大璣孔大元等一百十六人又
縛送叛民沙火同及丁亥賊倭緊時要羅三甫要
羅望古時羅三口曰入寇事非我所知乃貴國沙
火同所誘故縛送之聽貴國處置 上大振兵威
御仁政殿鎖沙火同入庭詰問斬于城外頒教中
外賞義智等賜內馬一匹復御殿引倭使賜宴義
智等皆上殿進酌而罷時倭使留館通信之議未
決公言于西厓宜速定議勿致生釁西厓請于朝
遂定議通信

十八年庚寅

公三
十歲

三月第三男如璜生○伴送倭使

至東萊仍別通信使于釜山浦

僉知黃允吉爲通信使司成金誠一爲副典籍許
箴爲從事官與倭使平義智同時發京
超拜弘文館直提學

上嘉宣慰之績超授是職且賜銀帶自是待以不
次

秋特陞通政大夫拜承政院同副承旨仍帶書堂
以驟擢上疏辭 不許

轉右承旨遞拜司諫院大司諫○遞付僉知中樞府
事歷拜弘文館副提學成均館大司成吏曹叅議

漢陽先生文集 附錄卷二
十九年辛卯

公三十一歲

正月乞由省親于安峽縣

上特賜豹皮毛褥使歸遺老親

二月又拜大司諫

先是臺臣黃慎劾鵝溪相公時議非之黜補外邑至是又將請加罪竄謫公力救得免

因避嫌啓辭救已丑按獄諸臣

大司憲洪汝淳追據梁千頃獄事更論已丑按獄諸人松江鄭相澈將加律梧陰尹相斗壽鵝溪李公及黃赫并論以極罪三司將合啓公力止其議因避嫌啓曰近日言官將請已丑按獄諸人之罪

鄭澈今爲極邊安置罰已行矣尹斗壽按獄時無殺士之事黃赫已爲削黜今無更論且臣之妻父李山海之名亦出彈文同叅論列有所未安 傳曰年少而有老成之才真大器也國家之倚仗不泛勿辭○是歲 上命廟堂薦公輔之器公與白沙公及慕堂洪公履祥三人被薦

七月特陞嘉善大夫拜禮曹參判○薦拜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成均館事

時文衡缺大臣薦公與金公誠一李公誠中及朝廷會圈僉議皆歸於公及圈出公獨少一圈滿座

愕然曰此何耶東園金相國貴榮笑曰老夫所爲
芝峯類說作聽天人皆失色金公徐曰年少位卑
沈相國守慶事行先諸老豈有三十一主文者耶稍待年長德熟
如何人或訝其不然而公聞之欣然深服一時論
者兩美而並稱焉是時西厓柳公以左相兼典未
幾辭遞公卽代之本朝官職以文衡爲重雖鴻才
碩儒非履歷旣久品秩崇重鮮能居之公望實俱
隆朝中老碩皆袖手讓登 上之特陞嘉善所以
先爲之地耳公以爲嘉善主文前所未有年少驟
躡又極未安累疏固辭 上優批不許○本傳曰

李某嘉善大提學時年董三十一人不以爲躡也
二十年壬辰公三十二歲二月拜司憲府大司憲遞授同
知中樞府事○四月倭奴大舉入寇公首發建儲之
議

十三日倭陷釜山嶺南諸鎮敗報日至京師大震
上方議遷避公謂左相西厓公曰國勢如此大臣
何不亟請建儲以繫人望時 上尙無適嗣朝野
憂之於是柳公與諸大臣請對力請 上遂許之
立光海君爲世子

承 命諭倭馳詣賊陣不得入遂馳還

二十九日向州敗報又至二十二日巡邊使李鑑敗走尚州陷舉朝

惶駭議無所出忽有倭學通事景應舜持倭書契

來呈應舜在李鑑軍中為倭所獲倭將平行長以

平秀吉書契及送禮曹公文授之曰在東萊時生

得蔚山郡守傳送書契而至今未報郡守李彥誠自賊中回而

畏得罪隱其書不傳故朝廷不知也朝鮮若有意講和可令李某於

二十二日會我於忠州蓋公往年宣慰時威聲素

著故行長欲相見議和也書至 上命羣臣會議

眾莫能對公聞之趨詣闕見白沙公引其手曰今

賊求見我我欲請往寇深矣若之何辭難遂入對

自請以單騎往見賊曾探審事情少緩其勢 上

甚危之不忍明言遣之公曰苟利 社稷臣死何

惜 上命與禮判權克智偕往克智聞 命即卒

公遂獨往祖于江上者無不危之

五月復 命于平壤上疏待罪

疏畧曰臣去二十九日即到漢江以待禮判權克

智而不來不敢久留以待馳到龍仁大賊已為來

屯竹山地先遣譯官景應舜于倭陣倭賊即斬之

以封書授驛卒使之傳臣臣開見語極兇慘即為

還歸達夜馳行曉到漢江 大駕已西行冒雨終

日馳到臨津津船皆無不得已溯江而上自麻田
從淺灘以渡轉入江原咸鏡界二十餘日晝伏夜
行九死十生間關跋涉今到 行在門外臣奉使
無狀徒辱 君命惶恐待罪 上命卽引見握手
痛哭左右侍臣皆哭

啓請乞援 天朝 上從之

公到平壤直抵白沙公所連衾同宿白沙公曰我
欲乞援 天朝奈廷議不從公卽拊髀曰吾意也
明日吾兩人力爭事可成矣因與定計遲明入朝
公先言其便大臣初難之公抗言力爭廟議乃定

卽具由以啓 上允之乃遣使西川鄭公崑壽遼東告急
請援又議分遣三路調度使預管糧餉以爲接待
天兵之地

六月復拜大司憲○以單舸會玄蘇平調信於大同
江中

臨津戍卒旣潰

五月十七日都元帥金命元等兵敗於臨津賊遂渡江

賊進

逼平壤

大駕將發

六月十一日

望見沮江越邊倭以

小紙懸木末插江岸使人取書見之則書面曰上
朝鮮國禮曹判書李公閣下卽玄蘇平調信抵公
書而書中所言欲見公議和也公又奮身請往出

漢陽先生文集 附錄卷一
謂白沙公曰兵苟不退當斬兩賊之頭而來也白沙公止之乃以單舸會于江中賊盛張兵威劔戟耀日賊請公上其船從者皆失色公上船不疑神色自如與兩酋相勞問如平日公數之曰爾等無故興兵壞却數百年通好何也玄蘇曰吾欲借道入大明而朝鮮不許譬如入人家先撤藩籬勢固然也今借一條路使達中原則無事矣公乃竦顏折之曰爾欲犯我父母之邦而脅我假道國可亡道不可借兩國之好自此絕矣何和之可議辭氣壯厲賊不敢復言遂各罷歸是日羣臣諸將望

其會者無不竦然變色而賊卒之列立江岸者皆望見羅拜後玄蘇亟稱於人曰李判書倉卒辭語少無異於昔日尊俎間信不可及也

扈 駕至肅川請進駐寧邊

大駕之將發也莫知所向議者或謂鏡城險固或謂咸興可往遂決北行而中殿及妃嬪先向鏡城十二日大駕繼發夕次肅川公與白沙公請對言一踰北嶺便隔上國何處控訴乎不如先幸寧邊以觀事變上從之

到定州差請援使赴遼乞師

上令大臣覆帖于遼東摠兵申暴危迫之形而尙無出兵之意上下遑遑莫知爲計及到定州時七上召羣臣問策公與白沙公進曰事急矣臣等請入天朝上書求救二公爭往至夜分上猶沉吟不決副提學沈忠謙進曰天下之事勢而已今勢若可救微二臣往兵當自出勢不可救雖二臣并往無益也二臣在國人固信服在中朝則不過一個陪臣中朝何知其賢否而肯爲此二臣回已定之論况恒福方在本兵尤不可遣無已則德馨可遣上曰吾意政如此遂以公差請援使

翌曉將發白沙公送之南門公曰恨無快馬兼程疾馳白沙公卽解所乘馬與之曰兵不出君當索我於重獲無相見也公曰兵不出吾當棄骨於盧龍再不渡鴨水也二公灑泣而別見者動容公晝夜馳二百里及至遼東一日六上書于郝巡按杰乞出援兵因到仙翼門帳下立庭痛哭聲氣慷慨終日不退郝杰爲之改容未及上奏便宜調發本鎮兵五千以摠兵祖承訓領之游擊史儒副之來援公卽先馳還復命于義州七月十九日祖承訓等進薄平壤爲倭所敗史儒中丸死承訓僅以身

免奔還遼東

八月製進 王世子權攝國事諭書

王世子自西方從間道到成川八月司諫李幼澄持平具宸啓曰儲宮權攝奉 廟社主以行其爲舉至重而迄未有教書印章殊爲未穩 上許之九月夫人韓山李氏殉節于安峽白巖山中

亂初夫人率家屬避兵于白巖山一日亂民大呼曰賊兵至矣夫人方抱三歲幼子遞與侍婢曰善保我兒無忘我意賊勢已急吾不可苟生言訖卽舉身投絕壁而死焉卽九月初六日也八歲幼子

隨後匍匐而呼泣收拾頭髮之亂掛石礪者岸上之人莫不流涕訛言旣熄賊亦不至於是諸人共收瘞之山麓一山避亂之人傳誦嗟傷後 上命旌閭

乞暇省親于安峽十月還 行朝辭大司憲

時知事公尙在安峽寓中故公乞暇往省歸路得病扶舁登程始得還朝仍陳久帶重任淹滯在外之罪啓請遞免

啓請經畧三道

公自谷山朔寧郡地逶迤往還而沿路人心渙散

邑里蕩析且京畿江原監司守宰多避兵隱伏朝廷命令無以相通應募赴義之人亦無摠攝公啓請急遣有心計重臣經畧京畿東道及江原黃海隣邑以爲收復京城之一助

十二月陞拜資憲大夫漢城府判尹○差接伴使往赴 天朝提督李如松軍中

十月兵部咨文來到其畧曰遼東兵備道巡按使郝杰馳奏內該朝鮮國大被倭寇該國陪臣李德馨來到告急該國王爲倭所逐奔避西走方到義州倭據平壤賊鋒迫至不朝卽夕乞得猛將精兵

救急以保國王危亡臣答以未便上聞兵不可擅發德馨奔入衙門立於帳下放聲痛哭盡日不已德馨忠誠可嘉且屬國王死亡旣迫不可坐視未及上聞死罪謹以便宜先發馬步軍五千副摠兵祖承訓左叅將郭夢龍右叅將戴祖弁游擊將史儒領率星夜前進以爲遮遏倭奴護衛國王倭奴兵勢極盛敢與天兵相戰史儒中丸身死該國王情事危急請率家屬羣臣內附該國之危急至此多官會議欽奉 聖旨茲發馬步精兵五萬寧夏伯李如松提督領率云云至是 天朝果大發兵

漢陽先生文集 附錄卷一

來援衆號十萬以李如松爲提督率三營將李如栢張世爵楊元等出來二十五日領兵渡江 上特以公差接伴使工曹判書韓應寅同差往迎之二十八日向平壤進發公日在軍中左參幕籌右主軍餉應對諸將上下俱宜深得歡心隨事周旋策應曲當雖以提督之嚴遇事肯綮則必問公斷屢黜已見二十一年癸巳公三十三歲春正月公隨提督進圍平壤克之

提督領大軍行到安州語公曰吾欲見倭奴一二名無由捉得何以爲計公曰倭奴方待 天朝沈

游擊之回報初石尚書星以惟敬本浙民素諳倭情假號游擊將軍出送九月惟敬到

平壤行長等出迎城北降福山下惟敬與倭約曰吾歸報 皇朝當有處分以五十日爲期倭衆母得出西北十里外捨掠朝鮮人母入十里內與倭聞乃於地界立木爲禁標而十二月初惟敬又至再入城中留數日 若送人給之曰沈游擊封拜事更相約誓而去下來出迎於五十里外云爾則倭奴必來伏勇士捉得極易提督卽令查大受率勇士十五名稱沈游擊先送人於平壤使之出迎倭奴果喜卽令小將平好官領二十餘倭迎于順安查摠兵誘與飲酒伏起縱擊斬戮幾盡生擒好官等三人提督看審後縛送遼東轉奏 皇京倭奴乃知 天兵至

漢陽先生文集 附錄卷一

城中大鬧正月初八日提督進軍平壤力戰克之
提督進圍平壤先攻晉通門七星門賊登城拒戰
槍刀下垂城堞如蠟毛鉛丸雨飛天兵以火砲火
箭攻之賊不能支退入內城南將駱尚志吳惟忠
一躍登城勇士隨後我將金應瑞韓明璉亦一齊
湧上倭賊大敗走入公隨李提督立於矢石之所
土窟其夜賊遁去備經危險平壤既復以為沮江以南州縣一空許
多芻糧無以供給公與西厓柳公急往前路督辦
糧餉搭造浮橋

啓陳天兵絕糧狀請令列邑督運繼餉

上下教曰予常以糧餉為言今見李德馨狀啓事
必不濟此處百官一路避亂人及道內馬匹無遺

抄發義州糧餉急急輸運毋得少緩

與提督追賊至坡州提督欲輕騎出戰公爭之不聽
敗於碧蹄

提督駐平壤八日令諸將先進連路賊營及開城
府守倭長政皆望風遁走退入京城副摠兵查大
受與我國防禦使高彥伯領兵數百先行哨探遇
賊於礪石嶺斬獲百餘級提督聞之益輕賊留大
軍獨與家丁千餘欲挺身馳赴公言賊詐難測宜
待大軍同時偕進提督不聽馳到碧蹄為賊所誘
大敗而退提督過惠陰嶺馬蹶墜地其下共扶起
之時賊匿大衆於礪石嶺後只數百人

漢書卷之九十四
在嶺上提督望見揮兵爲兩翼而前既接賊從山
後掩至衆幾萬餘提督前軍已敗死傷甚多會日
暮賊急徵後軍未至公亦隨入戰中僅得脫還提
督深恨不用公言

提督退兵西還公屢諫不聽遂自東坡退守平壤
提督既敗欲退還東坡公與體察使柳成龍都元
帥金命元等極陳其不可提督曰吾軍昨日勝捷
別無敗北而但此處芻糧已絕南軍未到欲暫還
東坡休兵更進公等曰今大兵若退一步賊必乘
勝民心動搖且南方義兵及各處諸將聞風齊到
軍糧連輸不絕豈可捨此而遽退乎提督權辭答

之竟以二十八日還到東坡又欲退住開城公等
反覆論辨提督發怒曰吾將休兵更進爾等何不
曉事而煩說耶留東坡三日還到開城令權慄李
贍之軍皆退臨津以避賊鋒公諫止之又聞清正
自安邊將向德源提督驚曰賊若從背後衝突則
我兵必危遣兵守平壤而身亦隨還

再與張世爵進往開城督餉

提督退到寶山即金郊驛聞全羅道觀察使權慄大捷
於幸州頗悔輕還更令公與大將張世爵再往開
城蓄糧以待而宋經畧遽發和議裝遣謝用梓徐

一貫等往來諭賊故提督仍留平壤

提督出示赤壁圖公作詩以諷

提督久住平壤意甚蹶蹶按兵不動一日出示赤壁圖公覽訖作一詩以進其詩云勝敗分明一局碁兵家最忌是遲疑須知赤壁無前績只在將軍斫案時提督覽之知有規諷之意默然良久

四月隨提督進向開城

時京城賊投書於龍山舟師乞和宋經畧復遣沈惟敬入賊中責還王子及陪臣還軍釜山然後許和賊請奉約束於是提督自平壤進發四月初七

日還到開城

聞 宣陵 靖陵爲賊所發與諸宰望哭于滿月臺遣官奉審

至六月與大臣崔興源柳成龍及諸宰承 命往審松山具由啓聞

導天兵入京城

十九日賊棄城南走二十日公遂與提督入漢京哭掃 廟社灰燼禁護 陵寢還設諸司故老存者無不涕泣見公如見父母時京城新經兵火加以飢疫遺骸滿路餓殍填壑公拮据賑活卒使處

業又收書籍以備講帷如春秋文章正宗諸說皆於卷首有小識

五月隨提督南下

宋經畧在關西不許天兵擊賊禁朝鮮人殺倭久後度賊已去遠始許進戰於是提督追賊南下至忠州旋欲班師公曲勸前進及至聞慶縣欲掇還公力爭勸以窮追盡勦餘賊提督終不聽十八日自聞慶還發令家丁出示經畧密帖曰事勢如此不得不撤歸一覽卽奪帖以去公瞥眼之頃轉誦膽出啓達 行朝見者以爲神焉

遞判尹尋拜刑曹判書○隨提督還京○七月沈惟敬帶倭將西上公馳啓 行朝

五月李提督遣沈惟敬入倭營責還王子陪臣六月惟敬率倭將小西飛禪守藤出來持關白降表將向北京云公卽馳啓曰卽見劉崇正票帖沈游擊帶倭將要向西路厥情叵測且聞倭將則當向北京而王子則天使回時同一上來云匈謀所在恐益深密痛心塞氣不知所達又曰倭將渡漢江則必大有難處之事臣則措辭極陳於提督前又曰倭將回時見我國空處之狀天兵懈怠之形則

其歸必益逞其匈亦必以難從之事不可測之言
試我淺深種種痛迫矣 傳曰觀此書狀非徒我

國天下事必因惟敬而壞此時生此人天也我國
君臣當以死爭之卿等速圖之備邊司啓曰德馨
已慮及此必將力爭之設或渡漢若經理嚴辭拒
之游擊必不敢唐突率來特送兵判李恒福于經

理處汲汲周旋似好矣 惟敬幸倭將竟於七月初
七夜入城以宋經略分付

不敢西向至九月初
惟敬始帶往遼東

八月送提督西歸迎謁 大駕於黃州

時李提督撤兵西還公伴送至黃州 大駕方自

西路東還十四日迎謁於路左 上勞問備至

教曰聞卿驅馳戰陣備嘗艱苦患疾深重良用憂
慮親賜卿御藥調治以行

九月餞別李提督於義州

提督到義州寓延春堂是月十三日將發公與王
子臨海君餞慰使鄭琢等設餞宴于中江公呈別
詩提督亦行酒從容辭氣慷慨槩恨此行爲人所
掣肘不得成大功而去

十月還 朝○啓陳接應糧餉諸務仍進獻李提督
所贈蟒龍緞銀爵

公歸路得病至是始還復 命啓曰 天朝將官
之行沿路各站唯事逃竄無人出看且不通話言
無路善處請義州所在差備通事依黃州平壤例
差出譯學訓導分送於黃海京畿各處使之接應
諸事且 天將有調兵再來之說開城府芻糧隨
力所及預備不虞恐無後悔矣提督臨別贈以蟒
龍緞銀爵臣辭不獲責來進獻 上答曰銀爵一
雙卿其受之蟒龍緞卿既進獻姑爲留置鹿皮賜
給

增秩正憲大夫再辭 不許

李提督言于舌人曰以李接伴才智尙不得崇品
大官爾國用人可異也 上聞之有是命公再啓
力辭 上答曰豈以天將之言耶以卿才德功勞
今授正卿亦云晚矣卿其安心勿辭

設訓練都監承 命與西厓公董領其事

上在肅川時募兵教鍊衛扈帳前還都後

還都在
十月初

一命設訓練都監公從游擊戚金得戚太師繼光
紀效新書繼光在嘉靖間禦倭浙江勅設新法以
此能得全勝誠禦倭之良法遂啓進是書請依此
教鍊 上許之以西厓公爲提調以公副之以趙

漢陽先生文集 附錄卷一
倣爲大將公協心規畫張大其事設法募丁逐日
操鍊置陣製器皆倣浙法置把摠哨官演習三手
之技數月而成軍容此後都監軍常宿衛扈從國
家賴之又廣設屯田以給軍餉以贍國用

閏十一月移拜兵曹判書○乞暇省親于通津縣
知事公時任通津也

十二月湖西賊宋儒真等叛公承 命直宿禁中

湖西賊宋儒真李山謙等聚衆勦掠京師震動
上命公與柳領相成龍入直大內

二十二年甲午公三十四歲正月與摠兵駱尙志周覽殿

基

亂時宮闕皆被燒燬 上還都後住貞洞別宮而
方營新宮時駱摠兵新自嶺南入京要占正基故
公與之周覽而摠兵到宗簿基上掌苑署東山指
點四邊山勢手持馬鞭畫雪爲宮城圖據曰此地
最好云公採其辭說畫其形址附奏以啓

啓請留賈大才聞諭教鍊兵技

啓畧曰駱摠兵手下有中軍賈大才各樣武藝妙
絕無雙千摠聞諭自感繼光在時從事於行陣間
熟諳火炮制度兩人甚溫雅而才又如此教兵大

事機會不可失移咨于摠兵懇請留置則不無勉從而渠等亦必以此事爲重矣○四月 上幸慕華館親閱操鍊畢以匹緞 賜柳相曰今見習陣我國所未有之事且已習熟此領相之功以此爲表柳相辭曰此皆李德馨及唐將獎勸之力也

五月丁母夫人憂旣成服 特命起復

三十日母夫人卒于通津寓舍公中路奔赴以未及面訣爲終天之慟執禮過毀幾不能起纔成服上敎曰大賊不退憂虞未已國事汲汲李德馨國之楨榦不可一日無成服已過趣令起復赴朝備

邊司啓曰兵判李德馨未葬前萬無起復之理請姑待過葬更爲議處 上允之六月領相柳成龍啓曰兵判李德馨母葬尙遠本職不可久曠宜姑差代 上始許遞免

九月葬母夫人於通津

及其葬時都監軍卒裹糧自來至誠赴役猶恐或後其德澤之入人深蓋如此

十月 上又屢下召命公九上辭章陳懇 不許上敎曰今聞襄事已過趣令起復以紓國難又召旨連下公連上九疏泣血哀懇其畧曰人子至

漢陽先生文集 附錄卷一
情人皆固有而若臣之事勢尤異於人家無兄弟
單獨一身艱難長成致母劬勞鍾情偏深逮臣係
官分離異處或屢月不見則母輒戀臣成疾自亂
離分播之後臣奔忙 國憂未遑將視孰謂罪罰
之酷遽爾隕命蒼黃中路又失面訣病不及救藥
歛不及憑哭而抱死生無涯之慟此恨終天無以
自贖惟是朝夕几筵爲期而禫若駟之過隙屈指
前頭只隔六七月耳若於此又將奪情而毀常制
則長逝者魂魄也一去而不可追者日月也割斷
心腸銜恤而入地矣危難之世丁憂起復雖出於

不得已而固有議者然此則或急於金革之事而
今臣非搃戎荷戈宣力於行陣者之比不過隨旅
進退備員於會議之末而已何急於一衰麻之人
抑情壞禮強爲不可爲之事哉 上屢批不許且
下峻旨曰予不以賊不退爲憂以卿不出爲憂必
以勉出爲期

十一月拜吏曹判書又上疏固辭 不許

初六日特除吏判公驚惶逼塞益無以自措上疏
力辭極陳血懇而 上批曰觀卿上疏令人淚落
但今國事至此凡爲臣子者苟一息尙存皆當思

奮况卿以一國重臣豈宜固守常道不達權制倘或國事終不自振則卿所以欲守制者亦安能如意哉有如卿母聞予召卿當揮淚促卿赴命乎抑挽卿守墓使不顧國家之急乎卿若念于此必將瞿然卿宜思國家之危急勉抑至情急速上來十三日又下 嚴批曰當此國家危急之時銓衡人物係于成敗豈但親任金革而已哉徒守私情不顧國家之急可乎卿其克遵前旨急急上來

十二月入城陳懇又承 嚴教不得已從政
公屢承 嚴命不敢退處黽勉入城又連章懇乞

上終不許公末啓曰國事至此爲臣子者難可以私痛爲辭今令數箇童穉守几筵於墓側而獨臣扶舁渡江每上念國憂下懷至情號咽隕絕若屯田鍊兵事務之末則庶可隨忝入後竭誠圖效至於銓衡重地則精魂已喪決不可冒叨以誤國事上答曰觀卿情事予亦悲切但國事至此寧不可顧念耶古人有言曰人子當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可謂孝矣卿母有知其英魂毅魄亦必痛念國事於冥冥之中其將使卿急赴國難死生以之乎抑忽視國事退守几筵而已乎卿若念及于此其違

遑於國事豈待予言乎銓衡之任卿豈有不堪之
理乎宜更勿辭與予共濟時艱公惶恐感泣黽勉
乃出雖奪情從政而持喪愈嚴居處飲食一從禮
制毀瘠之容見者無不愍然憂之

啓陳時務八條 上優批嘉獎命備邊司議行

公以艱虞日深恬嬉猶前不勝憂念啓陳時務其
畧曰今之國事日趨危急賊有必動必勝之勢而
我則無毫髮可以依賴景象多端人心渙散中外
方玩愒偷息不爲汲汲自強之計一朝復有大警
則舉朝將安所稅駕耶苟能痛革積弊寬民訓農

施設得宜無失其幾行之以誠濟之以勤則不出
四五年其利溥矣談者常以生聚教訓爲今日第
一策而至於語及耕農則曰賊朝暮將來雖勤作
而得爲我食耶語及鍊兵則曰賊退然後有生道
教此而欲制敵其亦迂矣拱手竊議消遣時日然
則可廢而不爲都無事事祈福于天望救於中原
以待賊之自退耶賊以累萬之衆連營海上糧充
器利銳氣不損以我國今日之將卒雖百倍其力
而戰終無僥倖一利之時天兵已撤賊質不還賊
於明春必西向矣設令中國和議已準諭賊退還

而賊情難測且幸而退還必衝突內邑要我以難
從之事逞兇示威而去不肯聞中國之令而便爲
俛首戢兵而渡海矣我國旣與此賊爲百世不忘
之讎而壤地隣近只隔一風便之水今日退歸明
日復來其陸梁屠戮之禍必不一二世而止辱在
祖宗憂深子孫我之經營備禦變弱爲強謀所以
雪恥而除害者豈食息暫緩哉臣受 恩深厚際
此多難 主憂日深無所裨益每中夜仰屋涕淚
滿襟謹條妄慮所及以備採擇仍條列八事于下
一務農商以活飢疫一募丁壯以廣屯田一轉魚

鹽以濟公私一審形便以設防守一嚴操鍊以簡
精銳一勤撫綏以服盜賊一久職任以責顯效一
施公仁以收民心縷縷累千言凡係利國便民之
政鉅細畢具 上答曰觀卿獻策誠有過人之智
當下備邊司議處

二十三年乙未公三十五歲正月拜知經筵三疏辭遞
公以起復之人迫於嚴教雖黽勉就職而勸講之
任尤非所宜屢疏固辭

二月啓請習煑焯

時陳游擊愚衷留在王都公承命令李時發李海

龍等往問海土煮炮之法又得游擊府家丁陳姓人能詳解煉炮又能打造各樣火砲請令李海龍帶往京畿濱海邑試之更問造毒藥方及用劍諸條以啓

乞暇省先妣墓于通津○復拜兵曹判書

公又上劄固辭 上答曰非不知卿心悶切但國事至此凡爲臣子者無大無小皆思竭力匡救未宜徒守常制司馬之長乃是王都之元戎非銓曹之比此時不可以衰絰辭也卿宜抑情從仕盡心經理寧有不堪之理乎若其小小曲折非關於大

體今日之事一日急矣只望從速就職

承 命見葉游擊鱸議守城方畧

游擊曰都城廣濶城制不好改爲繕守可也不若防備於慶尙等處使賊不得來爲上策賊過漢江而後欲守城下策也又曰尙書才賢聞於中朝今爲兵部可賀本國得人日候稍暖則俺與尙書閱操於教場而請教云云

四月又乞遞職過祥從政 不許

疏畧曰臣以積釁頑喘冒就嚴命疾痼廢仕幾浹半月邊報交馳華使沓至機關所係事難稽滯其

他提整軍政試鍊武人俱不可少緩而以衰麻未死之身嬰犬馬之疾每遇公事心神昏錯且祥期已迫益切號痛倘蒙矜憫遞臣匪據姑許調病過練從政實惟天地再生之惠 上溫諭終不許秋復拜大提學辭遞

公以起復之人掌文衡主試極其未安懇辭得遞啟請李鑑爲北兵使

備局以李鑑應北兵使薦 傳曰李鑑屢經挫衄別求他人公啟曰李鑑新自大灘敗歸有如喪精失魄之人第其簡畧律已孜孜爲國備器械撫士

卒終勝他人方今乏才之時何可終棄乎鑑雖顛躓於南方遺名威績猶在北方當棄短取長容護愛惜不宜暴其實狀摧折太過也且近日武臣可用者絕乏如李贄李純信李蘋金敬老朴宗男等獲譴在外卒然臨變將倚仗於何將乎如西戎起則某可爲將俱極其選預有定筭則任事者亦知其自當而有所規畫其視事急之後顛倒差遣者遠矣其英勇膽大可當一面者破格獎勵以備非常有事差委則緩急必有賴矣 傳曰卿爲國誠心如此若人人皆然何患時事不濟深用嘉焉備

局覆啓差遣

拜平安道觀察使兼巡察使尋遞

完平公既遞公代之朝廷以公方主本兵不可遠出啓請遞改

啓請移送銃砲于北邊以備虜患

建州老乙可亦有內犯之漸公議啓曰制禦北虜之器莫過於火砲平安道火砲多數入送然後可備緩急之用軍器寺所藏勝字銃筒及唐軍遺下火箭虎蹲砲等差官押領船運以送分置于水上下要緊處爲當且黃海道武士慣戰立功著聞者

令巡察使極擇精勇者依法團聚定爲部伍預爲約束有變則登時調發足爲繼援 傳曰依啓

八月 上親臨閱武乞遞不許

啓畧曰本月初十日有親閱之命臣非平人日飾戎服正所難爲闕服則不可參退在則又未安乞遞臣職以全公私 上命勿辭許以所著之服入

參 獨對承撫軍密諭與大臣議啓

二十四日夜對時 上獨召公以南方撫軍便否事特下備忘記授公曰秘之母令郎廳知之

備忘記曰

釜山賊窟一夜燒盡殆天意也都元師書狀此乃
大機會如以為可施予意令世子簡率臣僚以禦
賊為各進住公州督發諸軍申嚴紀律水陸相約
一時大舉討滅釜山之賊可以得意予又欲自行
住于水原公州之中而先遣大臣督兵繼進兩湖
如此則人心振起可以為之明日須早密議以啓
使解事文官一人星夜馳下公與大臣密議以難
與體察使李元翼相議處之

行回啓

九月承 命見胡游擊大受議兵備司便否

中朝有設立兵備司於本國仍以奪入中朝之議
侍郎孫鑛經畧開府義州送胡游擊入城公以接
待都監堂上奉 命往見胡曰孫老爺欲設兵備
司于貴邦令俺訪問此是可行耶公曰 天朝拯

濟屬國終始經營無非保全小邦之事此中利害
事勢便否想無不商度處之何待小邦之可否而
知之哉胡曰孫老爺令俺與眾陪臣相議覆報云
欲聞陪臣之言公曰老爺渡江後經歷平安黃海
二路留此數朔又知這裏事民情之便否事勢之
可不可不問可知頃年李提督領大軍出來時鄭
同知文彬趙知縣汝梅請留南兵一萬又留文官
檢勅將卒如 天朝之兵備道云具稟於經畧宋
爺宋爺以為事勢不可行仍笑鄭趙欲留而有此
論此事今日若欲行之必覆奏 皇上而定其可

否老爺歷觀前史中國於海外小邦開府置郡能
得長久其事者歟胡又曰若有天將領南兵六七
千防守貴邦何如公曰上年倭警方急欲請南兵
三千而各處倉糧匱竭僅支八箇月所費亦患供
饋無路不得請來何處調得六七千所餉耶胡曰
脫有倭亂如壬辰將若之何公曰古人云天若祚
宋必無此事若小邦不幸又有意外之患雖欲爲
計其於無麵不飪何哉胡曰然則但爲聽天而不
爲之計耶事竟不行

進胡游擊六條密錄

胡游擊頻頻取看小錄於囊中極其秘密公使譯
輩購取袖進乃孫經畧劄示胡游擊者也一與朝
鮮議兵餉一查銀礦果有幾處一察其地方險要
一體訪朝鮮文武何人可倚仗一默訪民情一兵
備道何地駐劄爲便已上各款須密訪密報事也
時臺官劾其袖進獻納金澤龍啓曰兵判李某不
由承史袖進小錄事雖機密不
無所失
請推考上曰事係存亡難以格例論

承命主海西道科試

上遣承旨奇自獻取黃海道儒生試券命公考之
選金德訥等五人

十月拜京畿黃海平安咸鏡四道副體察使

時南北俱有警梧里李公以右相拜三南及江原

四道都體察使出鎮嶺南西厓柳公拜兩界及京

畿黃海四道都體察使柳公舉公為副使將出鎮

西都朝議以為司馬之長專任籌畫不可輕出請

遞副使備邊司啓都體察使柳成龍副使李德馨

近將出去云西道雖有邊警時無緊急之

報不可輕易發行近觀南賊情形倂言撤回而留

滯至今其兇謀所在灼然可知危迫之狀有難勝

言若於此時首相與司馬之長一時出去則非但

於國體未安籌畫訓練之事專委於此兩人西事

雖可慮與朝廷輕重懸殊恐不可捨此而往彼也

臣等之意亟遞副使以他人代之先為發送西路

防備諸事使之急速措實似為宜當傳曰

副使都體察使薦之議于都體察使為之

十一月與都體察使巡視南漢山城

柳公啓請與公往見十一月四日柳公啓曰南漢

修葺城子則京師之勢自固臣等近與道伯柳根

議設倉廩而明日與副使李德馨單騎馳往指授

形便初八日歸啓山城形址請令州人權應元句

管山城之事啓曰臣等在往見南漢地勢甚好衆山

若修葺屯守則可為永久之利州人權應元頗勇

健壬辰率鄉兵賊來多射殺以軍功會授軍資正

階今若除六品實職獎功責

效募民屯田則為益必多矣

承命見余希允進虜中問答

建州胡老乙可赤部衆漸盛從滿浦界侵撓列鎮

多所殺畧旋即刷還人口故報于胡游擊遣其差

官余希允及我國武官申忠一往覘仍諭朝旨至是希允始還歸公往見詳問虜情仍陳近日教師作弊之狀

二十四年丙申公三十二歲二月啓請南漢築城事○三月承命往審中興洞山城歸啓繕修方畧

正月備邊司啓曰中興洞舊有山城石築宛然洞口極險此乃京城後面至近之地請別設一營傳曰中興山城形勢非肉眼可知姑待雪消遣兵判相視後處之至是公始往募各道僧徒草創屋宇於要害處分方授役修繕城子

啓請遞職省墓不許○夏承命見叅軍沈懋時議事

沈惟敬在釜山屢請我國通信使同渡海先是宋

和議令沈惟敬往來倭營議封秀吉爲日本王

皇朝特遣錦衣衛李宗誠爲封冊上使楊方亨爲副乙未九月兩使率沈惟敬入釜山倭營行長託

辭逗留以計却之宗誠惶却逃還皇朝更以方亨爲上使惟敬副之惟敬必請通信使欲與朝廷

之渡海至是惟敬又遣其姪懋時促發我使朝廷難之廟議亦不決乃啓曰可令李德馨往見懋時

觀其形色聽其所言後更爲議決上許之公即

見懋時參酌措辭反覆詰問仍探賊中實狀并以

懋時答書附奏以啓曰賊以此執言不爲退去

則沈天使不無歸咎於我國之虞懋時又言日後無以辭其責此似實情以臣所見陪臣不可不遣朝廷乃以黃慎充天使陪行官以遣

七月湖西賊李夢鶴既誅餘黨誣引公公待命闕外上慰諭勉出

夢鶴等寇亂湖西

夢鶴乃宗姓孽產初為選鋒將韓絢募粟官誑誘愚民聲言清

正入寇當率義兵討之從者雲合遂反攻陷林川鴻山大興定山青陽等邑洪州牧使洪可臣討平

其餘黨以公勲名盛大引公藉口誣以內應公待命闕外至四十餘日 上問羣臣曰兵判事何以處之左相金應南進曰臣於李德馨為切姻金公

鵝溪公之妹婿也實有當避之嫌而當國家大事敢不盡

達所懷乎賊徒欲以德馨借重而誑誘其眾之計也 上亦必知其被誣矣原任大臣尹斗壽離席啓曰左相所達誠得事實矣 上卽下教曰左相之言誠是矣亟令兵判勿待罪可也仍屢下優旨勉出且諭曰予喜卿姓名出於賊口若因此罪卿則適足以墮匈賊之計公悚懼感激不得已起視事

更上十疏固辭至八月乃遞

公連以病辭 上命送藥物溫諭懇至公更上劄

固辭曰臣孽厄益重被污匈口小器易滿自速顛覆倘微 聖鑑拯濟而曲全則豈保有今日哉臣惟知感激知遇不揆事勢任其蠢愚貽誤國事人非鬼責在今交極勢將必至於焚溺亡滅而後已聖明雖欲救活得乎 上答曰予實惜卿之一舉足而區區粗成之事望風瓦解誰復收拾司馬之長斷不可遞及連疏至十上始遞

乞服省親于楊根○十月復拜兵判大提學訓練都監提調公上疏辭 上溫批催召

批曰省卿疏章具悉卿意訓練都監大提學皆是

重任不可輕遞且國事艱危當此之時司馬之長未宜退在鄉曲卿宜一二日內急速上來事回諭

李承旨德悅日記曰兵判曾出逆招自備邊司啓是欲避兵權訓練提調最所厭避者也

曰南北急報如此此時司馬之長不可退在鄉曲罔夜上來之意更爲下書何如 傳曰允仍爲連降嚴旨催促不已○李白沙遞文衡公三典入相後沈一松喜壽代之

十一月還京又疏辭不許

二十五年丁酉公三十七歲正月承 命朔置復讎軍募

兵八路

和事旣不成倭再舉將入寇 上下教曰與賊有父兄妻子之讎而不能報者可令自募或身自從軍或以奴代擢其中尤者定將別爲一隊討賊可也公與金戶判晬申叅贊礮等二十二人通諭京外使凡有父母兄弟妻子之讎者及爲祖孫叔姪舅甥師長者及妻爲夫奴爲主者並令團結爲軍不堪赴戰者各出米布軍器牛馬銅鐵或出雇丁以助軍京城則設局兵曹招募約束諸道則各有有司使自招募又因 上教更令國姓及 先王外裔與士民之欲爲國家報讎者皆屬此軍京外

皆擇有才可堪者爲將領同約者設壇祭盟月三練習令各道各邑之兵皆統於京而印信號令皆兵曹主之以爲討復之計

啓陳沈懋時所言請兵事宜

啓畧曰沈懋時見臣極言沈天使前後爲朝鮮勤苦功勞重大貴國待之落莫也沈爺之心解矣何以擔當大事乎貴國今雖請兵而來可以盡殺賊乎今若褒敘沈爺前後功勞移咨兵部又請南兵一萬使沈爺防守釜山則石老爺必喜題本施行沈爺亦歡欣幹事若不如此但請發兵石爺必不

肯此大事也急速啓知云此事極爲難處以臣所見無以獨斷請議大臣 傳曰允○公已亥留兵便宜劄曰昔倭之在釜營而沈游擊遣沈懋時商和事於我也賊方據我境而我無重兵在其後乃欲以三寸舌苟且彌縫其策疎矣臣屢折其議大被其辱云云蓋自癸巳以後天將力主和議沈惟敬旣與平行長議欲封秀吉爲日本國王以撤其兵而都督劉綎則又欲與清正連和潛使人交通而又遣我國義僧將惟政三人清正營以探其情清正出示行長與沈惟敬講和五條

一與天子結婚一割朝鮮

屬日本一如前交鄰一王子一人入途惟政歸以日本永住一朝鮮大臣大官入質日本

報劉綎初惟敬和議甚秘人莫之知及見惟政所報頗以爲疑旣而封事不成而清正等還屯海上於是中朝及我國皆歸咎惟敬或言惟敬與倭同謀有叛形惟敬知禍至懼不知所出乃貽書金命元敘其終始欲以自辨而旣與公有憾更慮公有言于 天朝構誣醜辱無所不至又欲以和事之不成歸咎於我國而更欲逞憾於公其奏本 天朝之辭曰朝鮮王議遣光海君致賀已而聽嬖臣李某之言使州判奉白土紬爲賀秀吉怒告惟敬

漢陰先生文集 附錄卷一
曰若不思二子三大臣三都八道悉遵 天朝約
付還今以卑官微物來賀辱小邦耶辱 天朝耶
云云至有明史之誤錄

密啓呂余文所陳倭情

啓畧曰降倭呂余文見臣曰倭人所忌憚惟舟師
慶尙左右道舟師互相出沒釜山洋中則賊路中
絕釜山賊勢自孤而馬島出來之賊亦不敢輕進
此妙策也且聞羣倭議以爲今則當奪據全慶屯
兵力農則朝鮮必枯其內今若再動先犯全羅必
矣擇地設伏可以計破云彼雖倭人其爲我國計

皆得中敢啓 傳曰觀其言我國可愧矣

二月統制使李舜臣被逮下獄公獨啓申救

元均忌舜臣功高上疏言舜臣逗留失機

先是引行長使

要時羅給慶尙兵使金應瑞曰清正當渡海朝鮮
若要路擊之必敗矣慎無失也應瑞上其事海平
君尹根壽促舜臣前擊舜臣疑賊有詐屢日不進
朝廷連促之舜臣不得已進兵則清正已移泊矣

臺官金大來請拿鞠朝議多有言可斬者 上曰

李舜臣拿來以元均代之公獨啓曰清賊渡海而
舟師未及邀絕失其機會舜臣固難免罪海上情
勢尙未的知此時易置將帥事益潰裂不可收拾
所係非輕請姑待體察使都元帥狀啓更議處置

漢陰先生文集 附錄卷一
上答曰舜臣狡詐之情失機之罪斷不可容貸先
治此人然後國事可爲設使舜臣獲清正之頭其
欺君父無朝廷之罪可以容貸乎欲討倭賊先討
舜臣之罪自前凡有失律之將備邊司惟依阿姑
息圖脫者多矣豈有復踵此習乎舜臣竟下獄拷
訊幾死因判中樞鄭琢力救得減死充軍至八月
元均果爲行長所給舟師大潰湖嶺俱陷

啓罷上番軍侵責之弊

時大亂之餘名官甚貧上番軍士強令代立徵米
五斗又奪兵曹例給布衛士不勝其苦或有自殺

者公啓畧曰近來上番軍士被侵之狀有難盡言
臣令衛將輪回定送俾不得自占則侵辱衛將無
以察任此後上司憑勢侵責者請定制嚴禁 傳
曰上番軍士何敢自占捧米者夫上番軍衛王京
者也豈令納價者乎侵責上司政院察焉於是兩
司多員及侍講院弘文館新舊官一時并罷宿弊
頓革軍兵鼓舞於道

呈病遞兵判移拜工判專管訓練軍務

傳曰此時主兵之官頻數告病何以察職遞差移
拜工判三月初八日 傳曰近來訓練都監之事

漸就懈弛卿今解兵務職掌頗閒可頻數仕進于
都監專管訓練軍人數少則亦加募入日新檢督
事言于工判

三月 上謁聖試士公承 命主試

初八日取尹繼先等八人

四月倭寇再動七月 天朝游擊陳愚衷領兵先到
來住公家 上就見之

清正既襲破元均遂縱兵大入蹂躪兩湖乘勝北
上 天朝大發兵來援游擊陳愚衷統領延綏兵
二千入城館於公家十六日 上親臨接見

陞拜左贊成差楊經理接伴使馳赴義州

天朝發諸道兵十四萬陸續東出以右僉都御使

楊鎬為經理朝鮮軍務楊公年少氣銳

經理乙卯
生時年四

十輕視天下士以氣勢壓倒人皆洵懼朝廷以參
判張雲翼假銜判書往備之經理到遼東急招兵
戶工三曹判書朝廷又以參判代送經理問以南
方道里州郡兵糧船隻皆不能詳答張雲翼被責
曳出使不得復留幕下三曹亦被大責夜半報至
朝廷大驚留門牌招公卿三司議領相柳成龍大
憲沈喜壽啓曰接伴之任無過李德馨向在李提

督軍中風采計畫言論唐官敬服凡有號令莫不奔走奉行若送他人不但不滿於經理之意必有大段生事辱及朝廷之舉德馨去朝雖甚可惜今此接伴之任存亡所係不可不遣 傳曰予意正如此特爲加資星夜馳去於是特陞左贊成馳到平壤接見吳摠兵惟忠惟忠領南兵四千先到屯住忠州論兵事馳報天將起程日期

八月到義州狀請預議迎候禮節糧餉事

狀畧曰察院體貌極峻而近聞其所爲則嚴禁最甚接應之際必先致其誠而觀勢陳懇然後庶不

至觸怒迎候禮節不可視同諸將自朝廷速爲商量而察院又以文書稽滯再三詬責云今後答應請星火催送近觀天兵前後連續多官又將絡繹糧餉一事未知何以得辦誠恐寇未退而根本先顛臣叅見察院將以先運糧後出兵之意呈稟而中朝縱賜累十萬斛何以及期輸到於全慶地乎近來三南木花大無人民赤脫若以銀子花絨青藍布輕齎遞輸散貿繼糧則飛輓之弊可以少省矣

到鎮江迎見經理

經理在遼東令曰陪臣只在江上留候不須入來
故公久留龍灣及至鎮江公始過江迎見經理卽
令上堂對話公仍陳倭亂本末及軍國諸事經理
卽令傾倒笑話甚穩時經理令差官甯國胤起所
住房屋於平壤又欲建立衙門令旗鼓官李逢陽
圖形出去公進曰本國六年兵火之餘財力俱乏
土木之役尤難平壤建立衙門事勢實難經理曰
我固知之卽令撤役○李福長軍門記事福長公啓請帶
來專管經理衙門文書曰經理鉤問 國王用人之得失對
曰用人則如接伴使之才智者頗多而李則拔其

尤者 國王爲老爺以備僮伴之任近日策應老
爺以爲如何其人物才局可謂名頭者也卽此而
他求則槩可想矣

進至平壤屢請前發及南原陷公泣陳危迫經理遂
馳赴 王京

經理久留平壤不卽前進而賊勢日熾公投揭于
經理日累十度又面陳危迫之狀曰今賊已逼畿
甸若一渡漢則江以西無復著手處一失天塹雖
天兵之威難以爲力及今疾馳進鎮都城則人心
可慰賊勢可遏也八月二十六日南原敗報至副摠

兵楊元屯守南原八月十日進曰巨鎮已破匈鋒五日城陷元逃走竟伏誅莫遏屬國存亡在於呼吸語不成音涕淚盈面經理即日治發兼程疾馳諸將佐皆諫不聽

九月入城經理遣諸將擊倭於稷山大破之

初二日入城招提督及諸將在京者責其不戰之狀時賊之先鋒已迫稷山京城震懼莫保朝夕公進曰今匈鋒迫近老爺成筭必有所在敢問答曰唯將有處分勿慮也是夜選精壯二千驍將十五使解生牛伯英楊登山頗貴領之出送遇賊於金鳥坪國朝寶鑑作素沙郊以鐵騎蹂躪爭先奮擊勢如雷霆

賊不敢放一丸披靡奔潰經理又遣擺蹇為繼援

馳下與四將合勢奮擊所斬獲無數諸賊皆捲還

京師賴安軍門記事曰主上每接見經理時領

入侍與經理問答之際必咨問於此人等經理亦知其經國大才也○又曰經理嘗與軍門兩按察宴飲曰我見國王忠順事上誠敬待人凡於軍國事無不盡心可謂賢王至如陪臣柳成龍李德馨足為中國良佐俺等在此籌畫不無一助也軍門等答曰今之大事專靠貴院而該國君臣有如此者此實俺之大幸也

十一月拜禮曹判書○十二月隨經理南征道拜吏

曹判書

時倭奴退保全慶行長屯順天沈安頓吾屯泗川

漢陰先生文集 附錄卷一
清正屯蔚山沿海數十郡盡爲賊有公以爲賊雖
敗退尙據兩南及時掃蕩勢不可已力勸經理進
征是月初八日經理自領大軍南下十八日到義
城謂公曰我兵雖善哨探不如鮮人便易吾欲遣
哨官宋好漢田倉與鮮人調探於島山公答曰我
國軍中有降倭呂余文者伶俐有心計今若厚賞
銀子使與宋好漢帶去到慶州剃髮著倭衣入倭
營可以細探經理從之後數日呂余文回自賊窟
袖中出一圖乃島山大和窟也兵卒多少及清正
喜八等窟穴俱在經理見之大喜以朱筆開進兵

三路於圖上以示諸將遂分三路一時前進而二
十三日經理繼發公與都元帥權慄隨之三協兵
進圍大和江伴鷗亭諸賊窟乘勝奮擊火箭亂射
燒盡賊幕餘賊逃生走入島山經理上島北邊高
峰親自督戰公稱謝經理笑曰此是小捷看我剿
滅西生釜山之賊可言其喜二十五日經理招公
謂曰多備薪柴以爲明日攻城之用此賊雖據窟
穴城中無糧又乏井泉不久當自盡翌日又謂公
曰降倭等欲出計毀城試使爲之但此城極高險
我兵多傷可憂也天兵今日四面列圍不動刈草

打糧以爲休息之計爾兵與降倭持乾柴挨牌試
爲火攻具且填城下井泉使賊不得取也公與都
元帥及諸將盡入木柵內土墻之間各兵進抵城
底賊丸如雨透入挨牌死傷甚多經理每以公不
閒馳突戒勿入戰陣公辭曰 天將與賊臨陣吾
何敢自安遂與經理衝冒矢石暴露雨雪終始不
懈忘寢與食顏色皴凍手足胼裂而氣益厲肅時
大雨連日士馬凍斃鐵丸雨下軍不得前經理令
諸軍下營爲久駐計
呈書經理請令尹承勲管餉

時西厓公先已南下措置糧餉而經理更欲調韓
應寅來管芻糧公呈書經理曰方今南邊郡縣盡
爲灰燼本處諸穀又被焚掠而但今三道觀察使
皆可幹事又有兵戶曹分司堂郎甸管調度嚴勅
諸人即可支給不必更調韓應寅前來且平安道
地方係是今日根本棄其所管猝來辦糧恐有損
於彼此若必須有檢督申飭之人則司憲府大司
憲尹承勲頗有幹才該應試遣經理從之

二十六年戊戌公三十八歲正月經理解圍還慶州公爭
之不得

天兵圍島山十餘日城險不得拔賊救日添而自
雨後北風連吹天兵死者相屬清正聲言欲面議
和事而終不來初四日經理提督督諸軍四面攻
城欲爲火攻而賊於城外先自明火放砲中死者
甚衆會右軍得倭書言加德安骨竹島釜山梁山
等十二倭將領大衆而來云藍江賊齊入太和上
流陸路之賊又有繞出軍後之形經理謂公曰城
險難拔救兵勢大計將安出公曰賊困在孤城天
也此舉一失後未易圖大人以一萬兵專防箭灘
彥陽之路以爲迎擊之計此處戰場甚好賊雖來

足以廝殺經理曰屢日攻城兵多損傷不得不解
再圖後舉公爭之不得心甚不服辭氣壯厲經理
深加器異曰如李陪臣者風度量雖在中朝當
端委廟堂尙屈百僚不亦異哉

三月楊經理被劾公隨還 王京

經理退鎮慶州方圖再舉曾與兵部贊畫主事丁
應泰有隙誣告經理僨事欺罔二十餘事經理自
安東還住忠州廢事不出待 天朝處置及入京
城留南別宮數月○宣廟寶鑑曰經理中軍彭友
德密言于接伴使李德馨曰主事丁應泰奏劾經

理二十罪其中五事亦干於貴國矣經理今將上本求回經理之不幸亦貴國之不幸也德馨往慰之經理笑曰應泰心腸異於常人真可惡也諸將不能辦事我以法鈴束讒言至此作事亦難矣

四月擢拜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右議政累疏懇辭不許○七月楊經理歸京師伴送于開城府

至是經理革職西還 上出餞弘濟院經理為我國指善後之策惓惓開陳臨別泣下 上及左右

侍臣無不出涕公追別松京以詩贈之

先是遣陪臣崔天健

具奏辨誣又遣李元翼許箴等續奏之

帝遣徐瀾觀查功罪○朝廷使譯官鄭

重彥陪送經理及到通州搢紳儒生出迎者數百餘人設帳幕江邊杯盤甚盛酒半人問經理曰朝鮮亦有可人乎經理舉公名曰德器文章之美出將入相之才罕有其敵且風儀玉立望若天仙杯酒團欒錢塘十里荷花正襟危坐洞庭中秋明月座中齊聲曰天下豈有是人經理舉手曰誠然矣承 命從劉提督綏南征

帝遣萬世德代楊公而邢軍門是月入 王京分遣四路提督統大衆南征南北兵通十四萬有餘

劉提督主西路

麻貴主東路攻清正於蔚山董一元主中路攻沈安頓吾於泗川陳

麟率舟師當水路將下順天 上祖送于郊劉斤
協攻順天之賊 斤言須得本國才能臣文武備具者第一人與俱
事可成矣 上顧李恒福曰意有在耶對曰必是
李某也 上乃命公從劉劉喜曰得李公吾事濟
矣公乃辟吏郎鄭穀爲從事官八月進駐全州令
鄭穀向舟師調運糧船提督久留不進至九月公
問進兵之期劉曰刑牲祭旗告天然後可以漸次
進兵蓋不欲進前也公又問差官自倭橋出來所
報如何劉以行長答書示之曰聞關白已死行長
亦去其書但云初七日相會云○是時湖南纔經

蕩殘土賊大起長城蘆嶺等地道路梗塞憂將不
測公曰此皆佩牛犢者本是良民若至誠曉諭則
宜無不從化卽時散遣軍佐諭以利害盜賊聞公
之來隨卽解散湖境遂安

九月作訓子孫帖手書貽戒

公閱宋名臣言行錄撮取濂洛關閩道學要畧及
孫莘老教子孫語作爲一帖手寫遺諸子題其尾
曰願兒輩常目在之以感發其良心噫父母之情
爾其知之

劉綖密縱行長公令統制使李舜臣搃擊大破之

漢陰先生文集 附錄卷一
十一日劉綖始祭旗於教場二十二日到順天遣人約行長來會議和僞令王文憲爲提督往迎中路欲伏兵襲之行長驚覺逸還綖與水軍都督陳璘連日挾擊未見勝負十月初三日陳提督與統制使李舜臣時舜臣復爲統制使乘潮來攻約與陸軍齊進綖不應會我國被擄人從城下呼曰賊衆悉聚東邊北面空虛若乘虛擊之可勝也公與權慄金眸等再進請戰提督又不聽及聞中路敗報董提督大敗於泗川奔還陝川決意回軍公又止之提督佯許而軍情已動不可留矣時行長在圍日久糧盡勢窮指

日可克而綖恐人分功欲用詐退賊而自專其利陰受其賄約令遁去二十四日倭將悉衆發還公鉤得其狀卽夜急通于統制使李舜臣令與水軍都督陳璘搃諸要港大破之行長僅以身免自征倭以來前後獻捷未有若此之大者公在軍中倭橋之役相持數十日出入戰場不避危險流丸如雨屢中衣裾而畧無怖色談笑如常人無不驚服賊旣退綖入其城搜其首級器械盡斬我國被虜人及行長所送質倭以充首級飛報軍門請功公深惡之密啓其狀於朝洪汝諄基公宣其狀於邢

軍門故令綖聞之綖大恚曰俺三十年功名爲李
某隳壞耶因怨公必欲害之人或爲懼公獨怡然
往見綖開心穩敘不露聲色綖雖內懷不平外甚
尊敬臨別賦遺詩以贈詩曰王師東出日避迤
得斯人四海聲名士三韓
社稷臣文章班馬右事業吉山
倫一別天淵隔難期再會辰以致慇懃及歸中
朝毀公於其壻翰林編修修史者以致明史之
誣云

呈書于禦倭監軍王士琦辨了應泰誣本

楊經理之還我國遣使辨誣丁應泰移怒我國以
口不忍言之說構誣奏本至爲憎毒一日誘倭入
犯一日愚弄

天朝一日招倭復地一日用日本年號一日結黨
楊鎬朋欺天子一日剛債求援移禍天朝專

以申叔舟海東記公不勝驚憤卽與在南方諸陪

臣呈文于王叅政王以西路禦倭監軍留
全州監劉綖陳璘等軍其畧曰

小邦二百餘年至誠事大恪修侯度得蒙列聖

待如一家若寡君拱北之誠天地鬼神所共鑑知

曩在辛卯賊酋秀吉有射天之志貽書哄脅寡君

卽遣陪臣具奏以聞朝廷賜勅加獎壬辰之敗寡

君以爲寧赴訴於父母而死退保鴨江請爲內附

朝廷洞悉其狀發兵拯救寡君之奉而周旋者惟

是一節忠義豈知今日怒甲之言移誣寡君如此

痛哉痛哉三浦倭人正德庚午小邦已驅勦無遺
此在小邦輿地書可驗也對馬島歲遺與天朝
撫邊上撻子一般只爲羈縻不絕也若海東記畧
陪臣申叔舟得日本史紀其土地風俗而序之也
其書日本紀年者只謄本文而備覽耳其序尾大
揭成化年號此則何不舉耶諸侯王稱宗於其國
者只是臣子欲尊其主之私情耳寡君卽位以來
訪治道問民事不喜遊宴勤儉家邦而第昇平日
久否運難免此則天也數也當此惡言未卽昭雪
則東韓君民舉爲罪人將無以自立於天地之間

伏乞下執事明白奏揭陳辨讒說以灑一國至寃
至痛則小邦君臣受賜而不敢忘矣

十月陞拜左議政

以丁應泰辨誣事領相柳公差陳奏上使老病不
能行於是臺官尹竄柳瀟及館儒洪奉先李好信
等乘機逞憾迭攻柳相上教曰當初使臣之差
出也予以爲必大臣往矣意在於右相及右相不
得召還則其勢不得不及於領相而領相未免誤
處矣柳相遂遞職以白沙公擢拜右相代爲上使
而完平公爲領相公陞爲左相

上劄請會天兵聲罪討對馬島不報

倭賊既退公以爲國家於對馬島終難絕矣壬辰兵起本島爲嚮導必興師與天兵盛集一番聲罪示威則庶有所懲懲而縻之則得於處事之權矣以此陳疏仍具揭天將會黃秋浦慎亦上疏言此事與公議同而朝論務在持重事遂不行議者恨之

十一月統制使李舜臣殉於軍中權差李時言爲統制使

時李舜臣中丸三軍震駭無所統領公以大臣承

命專制不及以聞以忠清兵使李時言差假統制使以全羅防禦使元慎差忠清假兵使以鎮之軍心始定

薦海南縣監柳珩擢爲慶尙水使

柳珩自監察出補海南公曰此人治人將兵無所不可當與一節鎮錯授小官去也擢爲釜山僉使未之任公白于朝陞拜慶尙右水使未幾又薦爲統制使所在稱職後果以名將聞

承 命還朝

公與人書云兇賊盡退當有大臣謝恩之行南方

漢陰先生文稿附錄卷一

布置亦至急又必大官來審生之一身不西則復南茲以急於北上耳

漢陰先生文稿附錄卷一

